



歐陽山

第
二
集

广
语
丝

广 语 丝

第 二 集

欧 阳 山 著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101号

广语丝 (二集)

欧阳山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方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印张 5.375 字数 70千字

1992年10月 第1版 1993年3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7-80091-310-4/I·81

定 价: 2.70元

《广语丝》二集自序

一九九一年快要过去，《广语丝》已经写了八十篇。除前四十篇已经印成一本小书外，这后四十篇也将印成一本小书了。回顾这三年来的风雨历程，觉着自己虽然没有多大能耐，毕竟也发挥了一点余热，心里觉着很舒畅。

回想起一九二六年，鲁迅的《阿Q正传》在广州出版。那是一种六十四开的横排横装油印本。每本定价一角，共印一百本。它不在任何书店出售，只是由广州市昌兴街丁卜蚊帐商店独家出售。对比起来，《广语丝》比《阿Q正传》渺小何止万倍，但前者比后者阔绰又何止万倍？——我由此感到格外幸福！

我曾在一个地方对几位朋友说过：听说肇庆市书店购进《广语丝》十五本，很快就销完；而广州市一个国营书店只进货一本，确实也算个奇观。一位醉心全盘西化，当时不在场的诗人听了，拍掌大

笑道“活该，活该。极左的东西应该受到抵制！”

但事实上，广州市的订货虽然只有一本，关心这本书和这一类文章的人却是为数不少的。大家看一看这本书后面的附录《当代鲁迅风》（《文艺理论与批评》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也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现代派作品大泛滥。哪一位作家领了三、五天的风骚，就大量出版他自己和他的哥们儿姐们儿那些谁也看不懂的作品。这样一来，全国书店积压的库存废书，那金额之大，竟然以十亿计算。这种全盘西化的业绩，害苦了全国各地的书店，使得有些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样一来，大概也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吧，书店从此对于新文艺作品另眼相看，特别加以防范；而对于那些色情、凶杀，星相、占卜，内幕秘闻，外国禁书以及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等等抢手商品，尽量推销。这样做的结果，良莠不分，不仅健康的新文艺作品受到冷落或排斥，连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正确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旋律作品也受到冷落或排斥。咱们的部分国营书店竟然变成客观上掐断马

克思主义跟广大青年结合的通道，堕落成为坑陷青少年，毒害青少年的人肉市场了！如今《广语丝》二集又将出版，在我总是高兴的。我的朋友也会点头承认，跟我同样开心。不过，它在广州市的命运究竟如何，是进货一本，还是进货两本，我都无法预料。纵使只有两本，那究竟比一本多了一倍，也是一种进步，我当然也会很高兴的。至于那位醉心全盘西化的诗人，听到这种噩耗，是开怀大笑，还是闷闷不乐，我更加无从猜测了。倘是前者，想必他已经深信港、澳、美、台和岭南文化圈的对接已有成功的把握。然而我还要说一句不吉利的话，如果这种对接真能成功，诗人未来的退休金将无人发放，岂不悲哉？

倘极右者闷闷不乐，也就是我这些小文章获得效应。忝为作者，我也就如愿以偿了！是为序。

广州起义六十四周年后五日，广州

目 录

《广语丝》二集自序

- 第四十一 三傻…………… (1)
- 第四十二 再论新文学史改写法并复王晓
吟同志…………… (5)
- 第四十三 救亡压倒启蒙说…………… (10)
- 第四十四 自信议…………… (14)
- 第四十五 标新议…………… (18)
- 第四十六 开放议…………… (22)
- 第四十七 听亚运会广播有感…………… (26)
- 第四十八 定不下性子说…………… (30)
- 第四十九 有容乃大议…………… (34)
- 第五十 个性解放疏…………… (38)
- 第五十一 先扶上马再送一程赞…………… (42)
- 第五十二 过时浅释…………… (45)
- 第五十三 堂名佳话…………… (49)
- 第五十四 阶级辨踪…………… (53)

第五十五	繁荣初窥·····	(57)
第五十六	繁荣再窥·····	(61)
第五十七	繁荣三窥·····	(65)
第五十八	有客谈双百立法·····	(70)
第五十九	年轻人被摔杀以后·····	(74)
第六十	当代隆中对·····	(78)
第六十一	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么? ·····	(82)
第六十二	人权鳞爪·····	(86)
第六十三	功利门·····	(91)
第六十四	论依附·····	(95)
第六十五	自己圈·····	(99)
第六十六	致平凡而伟大的同学们·····	(103)
第六十七	润物细无声疏·····	(107)
第六十八	褒贬之间·····	(111)
第六十九	自由主义的选择·····	(115)
第七十	青春三立·····	(119)
第七十一	答《文艺理论与批评》问·····	(122)
第七十二	杜勒斯语录·····	(126)
第七十三	毫螽小诵·····	(130)
第七十四	雏燕学飞·····	(134)

第七十五	《爱的漩涡》补·····	(138)
第七十六	十瓣心香·····	(142)
第七十七	左翼文人之谜·····	(146)
第七十八	多元化策·····	(150)
第七十九	淡化议·····	(154)
第八十	共和国狂想曲·····	(158)

第四十一 三 傻

傻有多种。究竟有多少，目前还提不出精确的数字。这里要谈的是其中的三种：

一种姑且叫做真傻。因为这个人本来就不懂，所以把话说错了，这种毛病是常有的，一点也不奇怪，治起来也容易。如果一个刚学说话不久的小孩子，想要爷爷抱他的时候，把“爷爷抱我”说成“爷爷抱你”，话是说错了，可是傻得非常可爱。假定这也是一种毛病，那么，这种毛病完全不要紧，过几天自己就会好的。

人长大了，长到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了，也还是一样。有些东西，比方说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都是从外国来的。你只学了一种，或者两种都学了，但是都没有弄懂，因此人云亦云，又是内宇宙，又是生命的感知，又是弗洛伊德的大发起议论来，这就难免要说错话。不过既是真傻，也就不要紧。好好地再读几本书，特

别加把劲，读几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书，再读一点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那就会明白的。这些人虽然傻，终究还是天真可爱的。

另外一种姑且叫做半傻。这个人既懂得四项基本原则，又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可以叫做脚踏两只船。只看大气候怎么样，小气候又怎么样，看定了风向，他好发货。记得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的时候，信息一到，他立刻闻风而动，推出应景的新闻和文章。二十八天期限一满，小气候变了，他就鸣金收兵。一九八七年，他照样地如此这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信息一到，他立刻赶写文章，重新组稿，还到印刷所去抽稿，毁版，改版，开天窗，忙个不了。八十二天期限一到，小气候又变了，他于是又偃旗息鼓，一切都外甥打灯笼：照旧。如果说他傻，顶多也只能算一半。可这回平息暴乱已经一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继续，小气候一点没变，他为什么和上两回不一样，不想改弦易辙，倒是装聋作哑，在那里扭扭捏捏，磨磨蹭蹭，他是不是当真傻了呢？难道他还一心在想着变天，傻得那么天真可爱么？

还有一种应该叫做什么呢？广州话叫做诈傻，亲爱的读者也许管他叫装傻。这种人不是不懂装懂，而是倒过来懂装不懂。他明明知道那些什么内宇宙，生命的感知，弗洛伊德，萨特和尼采等等，是对于社会主义没有好处的，是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的，是使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不信任感的，是不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也明明知道，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是西方文化渗透、颠覆的工具，是和平演变的尖兵，是西方腐朽生活的传播喇叭，是直接或间接为资本主义和反共反华的势力服务的。虽然如此，这种人却一贯不傻诈傻，不傻装傻，昧着良心，在日夜推销这种毒品。究竟他们是何居心，这里面大有可供玩味的地方。

倘若亲爱的读者以为这些大小摩登精英们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必然是心情焦躁，局促不安的吧？如果这样想，那就有点不够准确，或者简直叫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这些大小摩登精英们才不会心情焦躁，局促不安，相反，他们倒是嬉皮笑脸，悠然自得哩！考察他们之所以心情舒畅的原因，咱们不难发觉，那儿

至少有三个避风港：第一个叫做争鸣港。他们坚持说他们所传播的东西，既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无关，甚至也和政治无关，只是一种双百方针范围内的学术讨论。第二个叫做法律港。他们坚持说他们所传播的东西，即使有一部分品位不高，但是无论如何并没有犯法。就算他们没有为人民服务，也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同样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条文。第三个是上峰港。他们坚持说每个人都有上峰，每个单位都有上峰，每个上峰也都有上峰。如果他们有什么错误，上峰就会给指出来。反过来说，如果上峰没有指出来，那就证明他们没有错误了。

依在下的愚见，不管他是真傻、半傻，还是诈傻、装傻，恐怕终非长久之计吧！

一九九〇年六月六日，广州。

第四十二 再论新文学史改写法 并复王晓吟同志

不久以前，你问我关于《岭南现代文学史》的意见。我当时告诉你，我只看过那本书的第一章、序言和后记。我当时的想法都已经写在《新文学史改写法》（《广语丝》第二十四）里面了，请你参看。

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终于把全书读完了。在《新文学史改写法》里面提出来的观点，我经过再一次的反复思索，觉着还算站得住脚，无须加以改变。除此以外，看到那本书中提到现代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事情更多了，作家的人数更多了，作品的数目也更多了。这本《岭南现代文学史》的作者的意图也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别的我不多谈，现在先谈这位岭南小史公的两个主要的意图：

其一，我在《新文学史改写法》里面提出看

法，认为这位小史公先生拔高教会学校的作用，拔高一些脱离革命、脱离人民的文人的作用；贬低革命文学团体、革命作家和革命烈士的作用。现在看起来，这种意图并非仅仅在第一章里表现出来，而是贯串全书的。

你当然知道，产生现代文学的时代，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新文学进行了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运动，一九三〇年的左翼文学运动，一九三七年的抗战文学运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大众文学运动等等。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岭南不可能脱离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自然也不可能脱离革命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运动和延安大众文学运动。一部岭南现代文学史如果不以这些运动为主线，不以从这些运动中产生的作家和作品为主流，那它就失去了时代的意义而变得毫无价值。

举两个小例子吧。作者硬说二十年代的岭南文学里面，小说没有什么成绩。其实这个时期有黎锦明、阳翰笙、马宁、洪灵菲、戴平万、冯铿许多人的小说。这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作品又多半是描

写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像海陆丰起义等等。他们的地位、作用、影响绝不会在李金发、梁宗岱、刘思慕、钟敬文诸先生的诗文之下。又比方拿这位小史公先生最佩服的全国解放前的香港作家黄谷柳跟侶伦两个人来说，虽然同是称道，但当黄谷柳使虾球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这支无情的史笔就写出不少的贬词来。而侶伦笔下的人物因为一直不沾染革命气息，你听那赞美之词吧：“小说展示和赞颂了美丽、忠贞、圣洁的爱情，强烈地震撼着人心。”这无它，不过证明这些史家的头脑里有一种痛恨“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一提到救亡，他们就要露出悻悻然的神气，认为中华民族铸成了大错。他们大叫大嚷，声称要改写历史。倘真的动手改写，文学史当然首当其冲。因此他们把凡是有关救亡事情的意义都加以贬低；一提到启蒙，他们就兴高采烈，认为中国的现代史本该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史，把个性解放和生存竞争爱得不忍释手，并且把脱离人民，脱离革命的自我中心和自我表现的神功妙用，把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生

活方式等等都捧上了天。他们既不承认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功伟绩，也不明白今天中国正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上。说实在话，这样的人我想倒还是不少的。

其二，通观全书，处处都在有意地贬低小说的作用，而处处都在拔高诗歌的作用，隐约发出无事生非的，诗歌的行帮宗派的气味儿。这一点虽然不及上面那一点重要，却是非常明显，并且也是互相联系着的。书中提到小说作品，不管它是否出自名家手笔，一定在评论中加上一条冷酷的尾巴；对于诗歌就不一样，即使对于孤芳自赏，平庸无奇的作品，也匠心独运地加以渲染，看得出确实充满了“爱心”。这是否因为他所不喜欢的小说家多半参加了革命，而他所喜欢的诗人却多半善于顾影自怜的缘故呢？我不太了解岭南诗人和岭南诗歌的实际情况，所以不敢妄断。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小说家的革命烈士陈黄光，连一篇作品都没有提到。咱们这些后死者，是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加以指出的。

顺便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笑话。这本书把一个三十年代曾在广州活动的反共文人叫做民主人士，他